

化州月饼最是香

朱琳

格律诗六首

陈贤华

七律·岁杪感怀

过隙匆匆岁又残，
稀龄感慨不同般。
曾尝生活多多苦，
无惧途程复复弯。
勤职常常风雪里，
宽心处处水云间。
告归已作逍遥客，
缰锁抛开尽自闲。

注：不同般，犹不同样；缰锁，指名缰利锁。

七绝·七夕二首

其一

鹊桥又搭银河天，
牛女双星喜泪涟。
纵有年年重七聚，
相思之梦亦难圆。

注：绛河，即银河。

其二

牛女相逢惟此时，
银河璀璨庆佳期。
鹊桥架架良辰短，
无奈双星聚又离。

七绝·中秋望月思台

玉镜高悬秋复秋，
流光两岸惹人愁。
金瓯尚缺同胞憾，
何夜回归月更柔。

七绝·中秋节夜遇雨即兴

秋雨突来天未晴，
依然万户荡欢声。
乌云终究能飘去，
月在心中别样明。

七绝·登浮山

寻诗揽胜上浮山，
游目仙踪古树间。
观罢云端犹望海，
烦愁顿去享悠闲。

家乡的粉皮

梁郁强

家乡，是游子们魂牵梦萦的地方。每年暑假，我都会回到家乡小住。一来，安抚一下自己躁动不安的灵魂；二来，帮助年迈的父母干一些农活；三来，品尝一番家乡的美食。在家乡的土地上，整个人的身心都得到放松，我就像是一只回到旧林的鸚鸟，一尾回到故渊的池鱼。

回到家，自然闲不着，我帮着父母拔花生，收割稻谷，到地里锄草……每天，都是汗流浹背的。父母看着我辛苦，也变着法子往我嘴里塞东西。看见渔夫捉到活蹦乱跳的河鱼，买几条来煎煮；上墟办事，看见豆腐档营业了，也会买斤斤来煎焖；炎热的午后，煮一锅番薯糖水来解暑……我的身体虽然疲惫，内心却舒畅，有什么能够比家乡的美食更抚慰内心的呢？

那天，家里榨花生油，晨早，油坊的“小四轮”便到家门口装载花生了，老爸老妈拿着数个早已清洗干净的油罐也上了车；中午时分，老爸老妈便回家了，除了满满的四罐花生油和数袋花生麸之外，他们还带回了一袋粉皮。我眼前一亮，粉皮，可是我的最爱啊。帮着把东西卸下车后，我便忙不迭地把粉皮倒入盘子，淋上豉油，浇上刚榨的花生油，撒上一小撮葱花，一盘让人垂涎欲滴的粉皮便上台了。

真的是大快朵颐，我夹起粉皮一箸箸地往嘴里送，粉皮的米香、花生油的浓香、葱花的辛香、豉油的鲜香冲击着味蕾，富有弹性的粉皮在口腔里与舌头纠缠，但终究是敌不过牙齿的夹击，“倏”的一声便逃进了胃里。我心满意足地对老爸老妈说：“好吃，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其实，我对粉皮的味觉记忆源于小时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虽说乡民们已实现了粮食自给，但手头还是很拮据的，大家都恨不得把一角钱掰开当两角钱用。跟随父母趁墟时，能够吃上二角钱一碟的粉皮，是我们那个时代小孩子美好的愿望。一旦谁吃

上了，是在小伙伴面前炫耀一阵子的。

我依然记得那时候墟上的市场分为四个区域：一区卖猪肉，一区卖鸡鸭，一区卖青菜，一区是粉皮档、云吞档。经营粉皮档的是对中年夫妻，一个简易的灶台，上有一个镬，一个锅，旁边有两张桌子、数张凳子，这便是他们的谋生工具了。受到地方的限制，他们从家里磨好米浆才拿到档口，用一个铁桶装住，上面盖着棉布，时而炊粉皮，时而炒粉皮，而他的妻子则忙着端粉皮给顾客和洗刷碟子。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他在灶台边劳作的情景了：铁镬被柴火烧得老热，他舀一勺猪油放入镬中，“滋”的一声，立马升腾起一股油烟，当油沸腾了，再把切好的粉皮放进去，然后用铲子翻炒，原本素面朝天的粉皮经此一倒腾，马上变得油光可鉴，当一小撮碧绿的葱花洒下去，那镬粉皮仿佛被注入了灵魂，发出诱人的光芒。去趁墟时，我间或有机会到粉皮档解解馋，每次都是欲罢不能。那时候我觉得，粉皮可能是天底下最好吃的食物了。

后来，我外出求学，在异乡工作。我也偶尔到当地的早餐店食粉皮，可和家乡的相比，总觉得欠缺一点什么。再后来，家乡的墟市进行改造，市场拆了，市场又建起来了，里面却没有粉皮档，不禁一阵失落。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到墟上闲逛，惊喜地发现：墟市两边竟然冒出了几家早餐店，并且有粉皮卖！我走进其中的一家，店面蛮大的，一台电动石磨正在磨米浆，煤气灶上正炊着几抽屉粉皮，十数个食客或吃着炒粉，或吃着捞粉……我也要了一碟炒粉皮，试试，还是小时候熟悉的味道，一切又变得可亲起来。后来，每次回家，我都会到早餐店那点小上一盘粉皮解馋。

现如今，家乡变得越来越美好，乡民们越来越富裕，墟市的商品也日益丰富，而家乡的粉皮却没有多少的改变。它依然是很多游子心中的最爱，依然是家乡的一张名片，依然是唤醒乡愁的一道美食。

壬寅年中秋，我们家过节的月饼品种较往年多。远的有香港的、莞城的、省城的，近的有吴川和茂名本地的。中秋之夜，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将所有品种的月饼都取一个摆在桌上，配上瓜果和清茶，边看中秋节日边品尝月饼过节。

我们家性子最急的人是奶奶，常常一件事还没开始做，她就想知道结果。这不，我们刚把月饼的包装薄膜打开，还没开切月饼呢，她就问：好吃不好吃？哪个最好吃？先生和小叔笑她：等下你都吃一块，不就知道了哪个好吃了？

奶奶年龄大了，消化功能减退，每个月饼都吃一块不好消化，于肠胃不利。她想了想，吃一块较少机会吃到的香港月饼，吃一块平时我们家爱吃的化州月饼。比较之后说：还是化州月饼最好吃。奶奶牙齿不好，吃得比较慢，等她吃完两块，我们已经把所有月饼挨个尝了个遍，得出的结论和奶奶一样：化州月饼最好吃。

我们家爱吃化州月饼已多年，也有很多与化州月饼有关的有趣往事。有一年中秋刚过，小叔就随小姨前往长沙岳家，岳父得知小女婿在中秋节期间要来，就把他们家里最好的月饼收藏起来，等小叔他们来到，就献宝似的拿出来给小叔品尝。小叔接过岳父递给他的月饼，咬了一大口，嚼了几下，眉头就不可察地皱了起来，心想这东西怎么那么干巴巴那么难下咽呢？正在犹豫是吃呢还是吐呢的时候，就听见他的岳父急不可耐地问：“是不是很好吃？”岳父大人发话，小叔哪敢说不好？连忙回答：“好吃！”

其时，小叔与岳父隔着一张小茶几面对面坐着，小叔嘴巴一张开说话，嘴里嚼烂的月饼随声音散发，喷了他岳父一脸粉，把小叔尴尬得无地自容，小叔吐槽：这叫什么月饼呀！据说这是当地名

苟坝的马灯

叶泽

那一夜
一盏马灯亮起
独行于夜色之中
照亮苟坝村前漆黑的田埂路
微弱的光芒
跳动着希望
穿越历史的幽深

那一夜
辗转反侧后的坚毅
预示着局势的紧张与伟人的果敢
摇晃的光影
宛如思想碰撞的火花
点亮了曲折的道路
指引革命未来的方向

马灯啊马灯
虽然短短的两里路
你陪伴着坚定的脚步
在黑暗中前行
让真理的力量
永远闪耀在历史的长河
成为不朽的信仰之光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秋天的野菊悄然绽放
小妮 摄

第三十四章

-1-

小说连载 ⑭

也红

阿明

上一章说到江宁市警方直捣娱乐世界六号别墅，一举侦破“12·31”龙涛明失踪案。除了狡猾的柯金福逃脱之外，所有参与关押龙涛明的保安都被警方抓捕，遭劫持将近五日的龙涛明终于脱离虎窝，并与恋人韩小倩于危难中重逢。

六号别墅灯火通明，一片忙乱。韩劲正在一楼指挥警员分头进行现场查验工作。这时，韩小倩挽着龙涛明向韩劲走了过来。严格来说，这是韩劲作为韩小倩的父亲，与韩小倩恋人龙涛明的第一次“碰面”。看着女儿满脸紧张地跟在龙涛明身侧，一副依恋的模样真叫韩劲感到无奈。想起下属刚才汇报营救过程时，说到韩小倩是怎样奋不顾身地冲上楼去救的龙涛明，不知有多危险，韩劲更是生气了。

两人走到韩劲面前站定。瞧着父亲偷偷潜进娱乐世界来参与营救的韩小倩，深知父亲心头，心虚地低垂着不敢作声。龙涛明边伸出手，边说着感谢的话：“韩局长，非常感谢您和专案组的警员们，小倩已同我说，这几天辛苦大家为我受累了！”

韩劲按下头头的火气，握住龙涛明伸来的右手礼貌性地摇两下，同时神色严肃，公事公办地说：“您客气了，龙厂长！保护市民安危，本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您平安无事便好。”这话一出，龙涛明即刻意识到了韩劲对他的不满和抗拒。不过考虑眼下情形，也不适宜同韩劲详谈他与韩小倩的恋爱问题，龙涛明便只是笑了笑，然后向韩劲提出，能否由他重新上总统套房取回一些非常重要的私人物品。韩劲点头表示同意，挥手让守在楼梯口的警员放行。欲言又止地回头望父亲一眼，韩小倩紧随龙涛明一起上了二楼。

进到总统套房，只见满地杂乱。韩小倩吸吸鼻子，还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化学气味。应是警方攻入房间前喷射过的麻醉剂余味。当龙涛明径直朝大床走去，目光跟着龙涛明身影移动的韩小倩，心里十分好奇他要回来取的重要东西是什么。等龙涛明拉开被子，韩小倩这才看到，床上铺着厚厚一层用水草折叠成的五角星。

龙涛明用双手揉了揉，转过身来将其中一小部分五角星给韩小倩展示。望着韩小倩因惊讶而睁得溜圆的双眸，他动情地说：“小倩，过去几天，我想了很多，万一此生再见到你，那么这些星星就是我的眼睛，将代替我永远陪伴你……”话音

未落，韩小倩已按捺不住激动两步上前，双手贴在龙涛明的手背上，眼含泪花地真切地回应：“龙哥，你若不在了，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我会让这些‘眼睛’，见证我们像彩蝶一样比翼双飞！”从韩小倩的话里听出生死相随的情深义重，龙涛明再也控制不了自己，迅速把手里的五角星放回床上，伸展双臂紧紧抱住韩小倩……直到罗为斌沉着脸走进来，龙涛明才撒开手。

罗为斌朝龙涛明问道：“龙厂长，按规定你要做个笔录，请问你现在可以吗？”龙涛明很干脆地应他：“可以。”“那请跟我来。”接着，罗为斌把龙涛明带到一楼棋牌室，交给一中队长李河作口供。韩小倩则留在总统套房，找来一个透明纸袋，把床上的五角星一一清点，悉数装入。

录完口供，警方在现场的查验也告一段落。韩劲吩咐罗为斌组织收队，然后递了个眼神给紧贴贴在龙涛明身旁的韩小倩，示意她跟自己回家。龙涛明轻抚一下韩小倩的肩膀，柔声劝道：“小倩，你先回家好好休息，我得回厂看看！”于是，韩小倩听话地同韩劲先一步离开。罗为斌带着带队回局再继续审问抓来的保安，便安排了一名警员开车护送龙涛明。

等龙涛明回到树脂总厂，已是早上8:00时许。最先收到龙涛明返厂消息的吕副书记，动作很快地筹备了一场欢迎仪式，在这个周六的日子大力召集了一群机关员工和各车间管理干部齐聚办公楼门口，夹道欢迎龙涛明平安归来。

树脂总厂毕竟是大型企业，仪式感还是挺强的。首先由厂办打字室的两个小姑娘给龙涛明献花，接着是吕副书记致欢迎词：“龙厂长对树脂总厂是不可或缺的好领导，我们全厂干部职工这几天都在翘首以盼，天天祈愿龙厂长归来。现在，在社会主义的力量取得了伟大胜利，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龙厂长‘回家’！”在阵阵掌声中，作为主角的龙涛明却只简单说了几句：“同志们，工友们！几天不见，相隔三秋！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厂里，想着你们！谢谢大家！”现下身心俱疲的他，不想过多提及自己被绑走这些天的遭遇。

他并不知道，此时在距厂门口大约五十米处停放着一辆白色面包车，还有

一位比厂里同事们更关心他的人。透过后排降下的车窗，可以看见黄丽丽留下两道泪痕的脸。凌晨，社会新闻部的老郭告诉我，警方已攻破龙涛明失踪案，龙涛明已安全返回树脂总厂。黄丽丽迫不及待地想见着龙涛明，马上就搭乘电视台的面包车往树脂总厂赶了过去。车子刚下厂门口，欢迎仪式正在进行，她便不下了车，选择就这样默默地、远远地暗中守望……

客观地说，从发现龙涛明失踪到促成树脂总厂报案，黄丽丽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为龙涛明高中同班女同学中的佼佼者，黄丽丽的家族背景有些复杂，个人成长经历也十分坎坷。她老家在江山市羊山镇田洞村，全村三百多户人家大部分姓黄，据族谱记载为北宋文学家、大书法家黄庭坚的后裔。黄丽丽的爷爷说，他们家祖上在明朝中过进士，曾赴京当过小官，后因看不惯官场腐败，主动辞官归田。

民国年间，黄家成了田洞村的首富，名下有五百多亩良田，光是家里请的长工就有50多人。黄丽丽爷爷娶过一妻三妾，育有六儿六女，黄丽丽父亲排行第九，田洞村的人都称他为“九叔”。黄丽丽爷爷很重视子女们的文化教育，把二十多个子女送到省城读书，几乎个个学业有成。解放前夕，原本在省城和江山市生活的好几个子女和眷属，由于听信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纷纷举家去了美国和台湾。解放后，评家成分时按财产统计理应将黄家评为“地主”，但黄丽丽的大伯父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和许多知识青年一样奔赴延安，并在鲁艺任教师，对革命有贡献，同时他三叔也参加了东江游击队，更在1943年11月的反“扫荡”战争中牺牲，东江游击队在解放后还给黄家寄来了烈士证书。有鉴于此，乡政府酌情把黄家定为“富农”成分。就这样到“文革”前，黄家的生活还算平静。

不料“文革”开始后，黄丽丽爷爷在一次批斗会后，不堪其辱，回家就上吊自杀了。到了黄丽丽读小学、初中时，还有一些同学因为这层背景不愿意同她玩。所以，在童年和少年时期，黄丽丽几乎是独往独来，这也养成了她内敛低调的性格。

虽然好几次申请加入红小兵都没有获得批准，黄丽丽却并不因此气馁。从小就聪明且有主见，她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始

终刻苦读书，初中时坚持每晚在校上自修学习。可惜命运多舛，她在一次下晚自修回家的路上，被同道回村的男老师侵犯夺去了清白。迫于这个畜生的威胁，黄丽丽既没有告诉家人也没有报案，但道道伤痕深深地刻在了她的心上，她发誓一定要通过高考走出这个令她不堪回首的小山村。

每科成绩都很好的黄丽丽，在江山市一中理科班居于数一数二的那批尖子。她的语文成绩尤为突出，每次语文科考试几乎都是龙涛明排名第一，她排在第二。考进华中理工大学，黄丽丽是他们班高考后唯一一位改读专业的。她改读的专业是新闻传播，而事实也证明她的选择没有错。

作为典型的江南美女，天生丽质的黄丽丽毕业后便被选派到了江山市电视台当新闻主播，并凭借甜美的声音和出众的长相迅速走红，成了江山市电视台的“当家花旦”。不过她并不满足于站在台前做“花瓶”，仅用半年时间就把采、编、播、导各环节弄得精通，被慧眼识人的市委宣传部部长破格提拔为电视台副台长。

如此出色的美人自然少不了爱慕者。这么多年来，追求黄丽丽的男士不计其数，其中不乏条件非常优越的，偏偏黄丽丽唯独钟情于龙涛明，以致一直保持单身，真是应了那一句“明知相思苦，无奈相思已入魂”。令人不得不感叹，好一位多情女！

看着龙涛明被工人簇拥着走进厂办公楼去，隐没了身影，已为龙涛明寝食难安好几天的黄丽丽，那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下了地。俗话说，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拯救龙涛明”这个念头所产生的强烈原动力，便是连日来支撑黄丽丽的“一口气”。如今，她如释重负地吐出这口气后突然感到全身疲惫，人像散了架似的。把车窗关上，她抬手揉了揉自己的眉心。想起元旦前，李秀芹给她打过电话，说在市区开了间名叫“十八子大快活”的大型美容美发院，邀请她有时间就过去体验各式按摩服务。觉得她确实需要好好放松一下，黄丽丽便吩咐司机驱车前往。

这家“十八子大快活”位于帝豪酒店斜对面，共三层，每层面积约300平方。一楼做美容、美体和美发，二至三楼分别提供中式、泰式和欧式的按摩服务，每套按摩房都配有

冲凉房和洗手间，同时又分成普通房和贵宾房两个级别，收费相差很大。三楼西头那间100多平方米的大房，为按摩技师的候钟休息时间，里面正坐着受过严格技术培训的四十多个按摩小姐和十多个按摩先生。一楼后门直通可以容纳100多辆小车的大型停车场。自元旦开业以来，每晚客人络绎不绝，可谓“一房难求”。司机把黄丽丽送到时不过上午十点钟，停车场已仅余少量空位。

黄丽丽安排司机在一楼理发洗头后，独自上二楼打算做个按摩。方走进大堂，便有脚蹬高木屐，婀娜站成两排的迎宾佳丽异口同声喊着：“欢迎光临！”黄丽丽神色冷淡，直往前台走去。一位个子特别高的佳丽马上出列，陪着黄丽丽边走边介绍：“老板，您有熟识的按摩师吗？”“没有。”您选中式、泰式还是欧式？”“中式。”佳丽又问：“那您是选按摩先生还是小姐？”被问得有些不耐烦了，黄丽丽提高音量最后答道：“当然是小姐！”

不愧是训练有素，这位迎宾佳丽在问询过程中，已帮黄丽丽开好了房。她还很有心眼，故意不问黄丽丽选择哪种级别的房间，直接给开的贵宾房。从前台接过那间贵宾房的钥匙时，李秀芹明知故问。举起右手把钥匙一扬，黄丽丽笑笑说：“对呀！这几天发生太多事，弄得我心交猝。今早上班时，想到你在电话里的介绍，便改道登门来敬一回你的不速之客咯。”

两人许久未见，李秀芹有许多心里话想向黄丽丽倾诉。为此，她一把抢过钥匙，挽住黄丽丽的手臂，改往她的办公室走去。“走，先到我办公室聊聊！”说着，她们一起来到大堂右侧。站在办公室门口的大堂经理马上打开房门，恭送她们进去……